

向吴征镒老师致敬

汪仁霖

(1927~)，新华社离休干部。

打开2008年元月9日的《新华每日电讯》报，赫然入目的是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闵恩泽吴征镒摘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好高兴啊！又一个联大人——吴征镒获此殊荣！至此，2000年我国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以来获得该奖的12人中，联大人占了4位，另3位是黄昆、刘东生、叶笃正。

该报当天第4版上还刊登了记者吴晶晶写的长篇通讯《吴征镒：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记者解释说：“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语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92岁高龄的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铎告诉记者：由于对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吴征镒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这样的赞誉来自吴征镒对植物学研究的热爱和多年的潜心积累。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下面再从这篇通讯中摘引一些内容：

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桶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他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科考调查，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

他还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抄录和整理了我国高等植物各种属的文献记载，以及这些植物的分布，完成了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后来《中国植物志》最基本的资料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他在“牛棚”中完成了《新华本草纲要》的初稿，对当时中草药名物混乱进行了大量校订，为我国中草药的规范化、科学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起，吴征镒先后参加和主持《全国植被区划》《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志》等大型专著的编写工作。

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

吴征镒老师不仅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科学家，他的人生还有许多亮点。

我最早知道吴老师是读了他的《“长征”日记——从长沙到昆明》，了解了1938年初长沙临大200多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用两个多月时间，以步行为主从长沙到昆明的壮举。这本日记用简洁的文字记载了旅途的艰辛和所经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是珍贵的史料。

在联大时，吴老师虽已是教师，却参加了进步学生社团新诗社和剧艺社。新诗社的朗诵会他每次都参加，还在会上朗诵政治讽刺诗。复员回清华后，特别是在1947年“五二〇”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剧艺社的活动：为借演出服装奔走，自己登台演活报剧，还朗诵诗，始终把自己作为剧艺社的普通一员。

解放前，身为地下党员，吴老师积极组织清华的讲师、助教队伍开展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支持学生运动。1948年，国民党军警对进步学生进行“八一九”大逮捕时，他掩护上了黑名单的同学，帮助安排他们撤离清华园。





《清明前后》演出后演职员合影

以上情况我是从吴老师本人和其他学长写的回忆文章中得知的。直到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时，我才有幸在清华甲所结识吴老师。虽然只是短短一个下午，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亲切的兄长。

2002年松声逝世后，吴老师给良夫写了一封动情的信。他说：在收到《剧艺社社友通讯》悼念松声专辑后，他不禁“啊”了一声，以致老伴以为他出了什么事。他接着详细回忆起1947~1948年间松声夫妇借住他家、和他朝夕相处的战斗友谊。以下是信的结尾两段话：

去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我儿子陪我，在清华甲所约了剧艺社中几位老友，同丰因事未来，松声打来电话，说他的老妹子去医院割治肿瘤，他需去医院签字，不能来了，谁知缘慳一面，竟成永别！！！！

当他得病住院时，要是哪一位朋友（如去年才认识的汪仁霖）打电话或写信告知我，至少寄赠一束鲜花或一封短信，也可以使松声得到一些安慰吧！谁知缘慳如此！无论怎样睽隔，总是64年前的患难之交嘛！！！！夫复何言。

我们后来把吴老师的这封信摘要刊登在《剧艺社社友通讯》上，并写信向他致歉。我至今对此难以忘怀。

2006年适逢吴老师九十华诞，在京联大、北大、清华剧艺社社友联名给他寄去祝寿信。他回信深表感激，并说：“我得如此多的知己，幸何如之？”他赞扬剧艺社“经过60载沧桑，仍然新鲜活泼的集体主义精神”。对《剧艺社社友通讯》，他是“每期到手，一定通读”。

吴老师还告诉我们：“我自本世纪初病目，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一小时笔耕不辍，并不是眼睛好，而是靠秘书打印时放大加黑，每稿改两三遍。”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精神，他于2003、2004、2006年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了三部共计430余万字的专著。

吴征镒老师，我们向您致敬！

